

《樹夏》

作者: 李梨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天

時鐘不能倒轉，時間不能倒流，那我們能回到那個夏天嗎？

雙腳感到刺熱，剛下了火車，陽光不留情的曬在我的身上。從頭髮開始一直到被球鞋包緊的腳指，明明只是六月的尾端，天氣也太酷熱了吧。我看到上升的空氣，自己好像在燒烤爐中的食物，逃不掉，只能忍受著會令人暈倒的溫度。為免中暑，最終還是走到車站旁邊的一所便利商店休息。喝著清涼礦泉水，熱辣辣的感覺一掃而空。悠閒間突然想起了今天的目的地，爸爸說那是一個簡樸友善的村莊，但我甚至連它的名字也沒有聽聞過，或者說現在也忘了。詳細位置本想在車上才搜索，然而發現這一帶根本就是與世隔絕，不說不能上網，連電話也通不了。回想起來平靜下來的心情又急燥又苦惱。如果可以的話，還真想回到舒適又溫暖的家呀。不可以。「只要你能在那撐過整個暑假，就讓你做喜歡做的事，否則將來就繼承生意吧。」

我可是不會認輸。短短一個暑假換來下半身的幸福，當然值得啊。這點苦難怎麼會難到我呢？更何況我可沒有能力控制管理一所大企業，也沒有力氣和心思經營和打心理戰。話說他們可真狠心，甚麼也沒有給我呢。輕輕抹走臉上的汗水，又踏出那人間地獄。

走著走著，有一瞬間以為自己蒸發了，整個人輕飄飄的，腦海中便利店服務員指引的路也混亂了。左右兩邊都有路，有時不禁懷疑自己會不會剛開始已經走錯方向，畢竟已經走了接近半小時。但女人要相信自己的直覺，告訴自己快到了。地面的溫度似乎已經接近太陽，融化了周邊的景象。汗水一直在流，手上的水也所剩無己，心裏不禁掙扎，在這了無人煙的道路上可以走到那個村莊嗎？繼續的走除了熱還很痕癢。鄉郊地方的蚊子好像餓了幾天似的不斷吸血，漸漸地好勝心沒有了意志力也弱了，疲憊不堪的癱坐在樹下開始想求救。我踢一踢行李箱，發洩心中的不滿，手機依然沒有訊號，卻發現連回車站的路也找不到了。

不一會兒天好像沒有那麼熱了，看着那橙黃色的天空，啊原來黃昏了。沒有了陽光的威脅，心中的燥熱也減少不少。正想拖着行李箱繼續走，終於聽到久違的腳步聲。

掉頭一看，看到黑暗中的柱光。她是一名和我年紀相若的女生，一頭棕色的短髮更顯爽朗，她背著黑色的背包，插著一枝深藍色的球拍，結實的手臂和小腿和我成了巨大的對比。有別於一般黃種人的膚色，她的皮膚像長期被在陽光底下似的，卻又十分均勻，給人容易親近的感覺。

急步走近她，她正手舞足蹈地聽著音樂，紅色的耳機在太陽的照耀更為熱情閃亮。慢慢停下來的腳步，生怕打擾到這個女孩。她終於發現一直接近的我，脫下耳機，對著我笑了，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。「不好意思，我想問附近有村落嗎？」「這一帶有五個村莊，你要去那一個呢？」聽言，面有難色的看著她，用力的想著那濛糊的村名，難為情地說：「我忘了」聲音很小很小，自己差點也聽不到。她看著我，側了側頭，尷尬又倍增了。「我忘了。」鼓起勇氣大聲的說出，要叫破這氣氛。

然而緊接的鴉雀無聲帶給我更多不知所措。她的樣子定住，嘴巴微微張開，眼睛睜大，驚訝之餘又好笑的表情讓我不禁不識時務的笑了出來。同時她也大笑起來，我們互相看著對方，好一會兒才回復正常。

聽她說著，才知道原來五個村莊皆以花朵的名稱為村名，因為後山長滿這些又香又美的鮮花，想必是莊麗的風景。村落之間和諧卻又充滿競爭性。

聊著聊著，她好像想起甚麼似的說：「你是不是姓謝？」這回輪到我張開嘴巴，瞪大雙眼，呆呆的看著她。她怎麼會知道我的姓氏？回過神才發現她比我還緊張，只好連忙點頭。「天呀！我該早就發現的。」她懊惱的抓了抓頭髮，我既搞不清楚狀況也不知道該怎樣。

再次回神，已被她捉著地跑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向前衝。「你知道我要去哪裏了嗎？」心跳一直在加速，她卻也一直在加速。雙腳已憑本能反應在跑，四肢開始無力，牙齒也發軟，就在眼前一黑的時候，她停下來了，我卻沒有。

向前邁進幾步後，「咻」一聲扒在地上。她在大叫又馬上過來扶起我，這一扒我回復意識，看到眼前巨大的牌子：百結村。這是那？「你還好嗎？臉色蒼白啊。」

如果是平時，必然反起大大的白眼，不過念在剛相識，她也不清楚我的身體狀況，也不能怪她，不知者不罪呀。她遞給我一枝能量補充飲料，喝下去感到好多了。

「怎麼了？」抬起頭，看到一個高大的大叔，和爸爸差不多高，一雙焦急又柔和的眼睛上有一副銀色邊框的眼鏡，下巴留著經修剪的鬍鬚。

棱角分明的臉型和那短齊的頭髮十分相襯。「爸爸，她是謝韻妤。」

「韻妤！」一把陌生的聲音親切的叫著我的名字，有點奇怪和不習慣。但還是撐起笑容向聲音來源看過去，是標準賢良淑德的女人。一把烏黑的秀髮十分飄逸，有著穩重大方又充滿活力的氣質。若不是臉上幾絲皺紋，我還以為她是二三十歲的年輕女人。

原來他們是這個村子的村長和村長夫人，而那個女孩是她們長女，千嵐。他們一早聽說今天會有人到訪，並居住整整一個暑假，所以村里上上下下都十分期待，為了歡迎我，還特意安排了明天的派對。

「太客氣了。」口一邊感謝他們，心一邊埋怨，太隆重了吧。

看著那大大的牌匾，深呼吸後就走進去了。整個夏天，我恐怕都要在這渡過，我能嗎？跟著千嵐走了幾分鐘，沿途千篇一律的房子，又有各自的特色。她說這條有三十戶人家，很多年輕一代的人都搬離開這裏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家，住在中間的十戶通常是三四代同住，我去寄居暫住的是花婆婆家，是創村原居民的後人，女兒離家好幾年了，自己一個住。會是孤僻古怪的老人嗎？還是那些體弱多病的人呢？憂心忡忡地走到一所白色外牆的房子，似乎剛剛塗上新的油漆。和普通的村屋無異，三層連天台。地下門口有一戶緊閉的窗口，和掛起的一排衣服。可以好好相處嗎？害怕又擔心的時候才留意到一窗口前面的千秋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對它很有興趣，好像在哪兒看過這個景象。

這時，門緩緩地開了，盯著門口的空隙，一位祥和的婆婆走了出來。她笑着向揮揮手，滿頭的白髮束起了一個髻。深紫色的上衣鋪滿古舊的花紋，和一條黑色的長褲。心裏的不安漸漸散去，她不像是那些煩人討厭的老太婆。「小妤，好久不見了。」一走近，她緊緊擁抱著我。一時間竟不知道怎樣反應，一方面不知道她為什麼會知道我的乳名另一方面我根本沒有見過她。但出於禮貌或者久違的溫暖，我並沒有推開她。反而她察覺到我僵硬的身體便放開了。那一剎那，我可能想多了，可她眼中泛著一點淚光。「我的家就在村口的第一間，村長辦公室也在那裏，整理好行李就過來我帶你參觀一下吧。」「千嵐，你先去洗澡吧。」對了，她應該剛打完球吧，還要陪著我奔波。還是花婆婆細心體貼。

屋內簡潔整齊，地下是客廳廚房和一所洗手間，比我想像中寬闊。樓梯直達天台，一樓是花婆婆的房間和一間雜物房，二樓還有兩間客房。她指著其中一間說：「這是你的房間，好好整理過了，你看看喜歡嗎？」我推開那木門，指醒著自己不要期待太多，控制不了失望的表情會很失禮的。眼前沒有出現陳舊的佈置和裝飾，也沒有過時的床單和櫃子。從灰白條紋的牆壁，深藍色的被鋪，白色的衣櫃和書桌，還有那兩面大大的窗戶。無一不是我喜歡的色調和節奏，彩色的紗簾更是我夢寐以求的。整齊乾淨之餘又富有時尚感，從心的笑着望向花婆婆，「太棒了。」這也太出乎意料之外了。「這是我女兒的佈置。她是一名設計師。」「我實在太喜歡這個房間了！」

好不容易才把東西一整理收拾好，滿身大汗又熱又累，到我沖洗完畢已經黑幕降臨，步出這個未來兩個月的家。

雖然不意外，但的確找不到路。先別說進來時只顧著留意各間房子的特色，現在可是晚上，路也不同了。轉了幾個彎，更確信自己走不回村口了。幸好習慣了，問路是我最熟悉的事情。拍了拍抱著整手書本筆記的女孩，「請問村口怎樣去呢？」就在我們四目交接的瞬間，她收起臉上笑意，向後退了一步，手上的書本都掉下。「小好！」她輕微的說出我的名字，難道真的整條村莊都認識我了嗎？疑惑地幫她拾起地上的紙張和教科書，遞給她時才看到她正發抖。「你怎麼了？」只說到「麼」字，她就伸出手指向後面一條道路。「那邊。」剛剛的抖震是錯覺吧，連忙道謝後便向著那方向跑去。

大概是小路吧，很快便到了燈火通明的辦公室。村長正在外面壁報版釘上通告，嘉嵐也剛踏出門口，看到我便跑上來。

這個村長辦公室，根本就是小型的社區中心。打通了兩所房子，幾台麻將正如火如荼進行，還有電視機和沙發。長桌被幾個小孩圍著玩卡牌遊戲，旁邊還有幾台電腦。真是比想像中熱鬧。嘉嵐帶我走到另一個女孩前，「她是我妹妹，千雯。」她有把齊陰長髮，和一副厚厚的眼鏡，瘦弱的身體令她十足一個書呆子。加上那白色的裙子和手上的英文書，她肯定是和姐姐截然相反的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她只是羞澀靦腆地笑了笑便繼續閱讀小說。「她成績很好吧。」「是啊，她記憶力特別好。不像我，甚至小時候發生什麼我都忘記了。」小時候，我好像也不太記得了。

「哦，飲水機沒有水了。」千嵐又拉著我出去，直走到另一面。辦公室的對面是一間雜貨店。「老爹，兩桶水！」她向店內大喊著。「老爹是這裡的老闆，很照顧我們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爹。」拿著兩桶水走出來的是一個大概五十歲的中年男子，穿著白色背心和人字拖鞋。黑黝黝的手上佈滿青筋和一些疤痕。炯炯有神的眼睛馬上注意到我這個新面孔，「阿女，你是謝家小姐嗎？」愣了一下才點頭回應，他和善的聲音真的很像一位父親的語氣。小心翼翼的我對著這位剛認識不夠五分鐘的男人叫出了一聲老爹。他們笑了。

千嵐帶我在辦公室走走逛逛了後送我回家，幸好她送了否則我也不知道如何回去。花婆婆已經睡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擾，靜悄悄的走回房間。躺在床上，感到渾然一鬆，今天走的路挺多，也受到不少驚嚇。不過，這些都比想像中好得多，至少這些人很特別，說不出的新奇有趣。還有這個完美的房間，透過窗戶，還能看到清澈的天空。「那是星星嗎？」脫口而出後我靠近一點點，是城市從未有過的景象。一閃一閃，是書中獨有的圖片。

可能是疲累不堪，可能是太舒適，沒有想家，看著天空便步入夢鄉。這幾個月，肯定會很難忘的，我想。

第二天

本以為早上會被窗外透進的光線刺眼得醒過來，卻因為牆身的陰影逃離了殘忍的早晨。睜開眼睛時，只有藍天白雲，真是美好的開始。換好衣服，再看看手機屏幕顯示的時間，原來已經兩時多了。那毫無訊息和通知的螢幕也提醒了我它還未能連接線路。剛踏出房間，已感受到一股溫流，快步走到樓下，已經汗流浹背。「花婆婆早安。」透過客廳的玻璃窗，她向我笑一笑，好像正在澆水灌溉。

咬著麵包，我拿著那猶如廢鐵的手機去找千嵐，她該知道那可以連接網路吧。難得順利的到達目的地，辦公室內比昨天清靜，只有千嵐和另一個男孩。「嗨你好，我是三石。」清秀的面孔和整齊的平頭短髮造型，不帥氣卻很有親切感。正想說關於手機的問題，千嵐卻叫我到雜貨店領今天晚上派對的飲料。表面上爽快的答應，內心卻不明白他們有理由要我這個派對主角去提飲料嗎？

穿過中間的大樹，看到有一位男子在雜貨店外冰箱拿了一瓶水來喝，隨手又拿起一包零食。既看不到老爹的身影也不見他放下錢。那人手臂強壯，從貼身的背心看得出平常鍛練，是附近的小混混嗎？他掉頭就走，於是我跑前問他是誰。「我是老爹的兒子。」「即使是同一村村民你也應該跟老爹說一聲，不問自取是為賊也。」他嬉皮笑臉的樣子更令人不爽，不懂禮貌的人。聞言，他又大笑起來。「我真的是他的兒子，自家的東西又怎會算偷呢？」「他也稱我為女兒，難道我也可以直接拿走不付錢？」我倆誰也不輸誰，一問一答的吵起來了。氣呼呼的爭辯着直到老爹從樓上走了下來，「大好時光不能安靜一點嗎？」打著呵欠他看着如火如荼的戰場，告訴我這個無禮的人是他親生兒子。頓時，什麼也說不出了。錯的人是我，但看着他得戚的樣子，我絲毫不想道歉。最後當然念左禮貌，紅着臉仰着頭充滿歉意的說對不起了。他並沒有繼續讓挖苦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笑起來說：「一家人不用道歉。」

陪我把飲料拿回去的路上，發覺他除了口沒遮攔這個缺點，為人還是挺好的。他要我叫他木新哥哥，但我沒有。這種嘔心的名字誰能叫出口，何況他只比我年長兩個多月，才不要叫他哥哥，讓他有一種優越感。千嵐說今天晚上的派對只邀請了年青一輩，年長一輩會着空地那邊打麻雀，讓我們盡情遊玩。這是才發現三石身邊的女孩，正是昨天迷路時遇到的人。我連揮手打招呼，但她卻只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忘記了我。「她是日桐，三石的女朋友，我不太喜歡她，有點情緒化。」一旁的木新解釋著。才想起手機的問題，木新說鄰村有一所可以連接網絡的店舖，明天出外辦事順便看一下就可以，瞬間心情明朗起來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在廚房忙着晚上的食物，又看了一會電視，打了一會兒遊戲機，轉眼就六時了。辦公室的門再次被推開，一名戴著白色棒球帽的男子進來，他身型肥胖，前面的頭髮像沒有修剪過的長至眼睛，白嫩的面孔上有著燦爛的笑容，被稱為肥肥。「是經典的肥仔呀。」我輕聲的脫口而出，只有看著球賽的木新聽到吧。他沒有看向我，但也回應道，「他可不一般，是全國電競賽冠軍選手。」不像呢，我以為是那些宅在家的才能如此出色。

把食物和飲料拿至空地，有很多枱麻雀，大家都投入其中，氣氛和辦公室內差不多熱烈。雖說一瞬間不能記住這些公公婆婆姨姨叔叔的樣子和名字，卻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。「小好，你昨天跌倒的傷口還未包紮嗎？」巴姨姨問道，她是三石的媽媽。「嗯，家裏的膠布用完了。」其實吧，我還不能

習慣他們的親切。他們告訴我村長辦公室後面有一間診所，南醫師是村內唯一一位醫生。要我到那包紮傷口，讓它癒合，否則感染就麻煩。依照指示，走到辦公室後面的一排房子，這邊的設計比較簡單有些還是兩層的，街燈也比較多可能是為了老人而設。

因為大家都到空地聚會，燈火通明的房間很小，很快就能發現那間診所。正當我接近門口，便聽到一些歌聲，充滿磁性又美妙的音樂，真的不錯。到底是誰？推開門口，聲音便停止了。裏面只有一位年輕男人大概二十多歲吧，他穿着潔白的醫生袍，看到有人突然到訪，眼神閃過一絲焦急和驚訝。知道來意後，馬上幫我清潔消毒包紮。他並沒有收取費用，還開始聊著天。我禁不住問他：「剛才的歌聲是你嗎？」他搖搖頭表示沒有聽到聲音。明明有的，是幻覺嗎？愈想愈不對勁，覺得十分恐怖，心跳也加速了。是不該聽到的聲音嗎，畢竟是鄉村地方。「你出汗了，別怕，可能是附近居民吧。」他連忙安撫我。接過他的紙巾，一邊擦掉額上的汗，一邊冷靜下來。即是聽到他的解釋，踏出門口後還是一直狂奔到辦公室。

告訴木新後，他指着我大笑起來，還一直嚇唬說居民都在空地。「膽小鬼。」他討人厭的樣子笑着更煩人，於是狠狠的踹了他一腿。他大叫着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倆身上。我倆面通紅低下頭，像犯錯的小孩子。「都是你的錯。」繼續抱怨着，馬上又吵起來了。三石前來阻止，日桐在他背後依然盯着我。有機會一定要好好問清楚她，為什麼好像不喜歡我似的。

肥肥拍一拍手，要大家注意一下。「兩個星期後便是暑日聯村嘉年華，今年有三個攤位，尚宇正在和其他村代表開會討論。明天木新也會去看看吧。大家一起想想有什麼可以突破的。」嘉年華嗎？聽著有趣啊。「不是的，這只是五村年青人每年表現自己才華創意與智慧的一場比賽。」一旁的三石似聽到我心裏的說話，突然間想起千嵐說過各村存在競爭的關係，現在似乎是絞盡腦汁的時候。

離開前，大家都自覺的收拾垃圾，把辦公室整理回原形。從小家裏的佣工會把一切整理好，根本不用自己完成任何事情。來到這裏，發覺他們異常獨立，甚至不會以此為特別技能或驕傲，平常得像每天要吃飯似的。

在這，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。再在書桌打開學系書本時，才發現書桌上的窗子對着鄰居的窗。是誰的家呢？靠近窗子，看到對面關了燈的房內有一個很大的書櫃，整齊的排滿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書籍，連床鋪也整理好。似乎是女孩子呢。我知道木新住在雜貨店上面，村長一家住在辦公室上面，三石住在我後面一間房子，日桐住在前幾間。難道那是我還未見過的人嗎？不過據說還有幾個出村出國讀書的青年人。

因為沒有做功課的氣氛，便上天台了。我躺在沙灘椅上欣賞着天空的美麗，好不休閒。如果站在天台便可以一望無際的看到整條村子，還有空地的光，他們嘈吵的麻雀聲聊天聲也能傳到這裏。「小好。」坐起來，看到不遠處的三石，他也在天台。不消幾秒他就在面前，我大叫起來。蓋上的嘴巴無法再尖叫連連，但確實是嚇壞了。他竟然從他的天台跳過來，其實也不遠，兩三米，但肯定足夠空間跌到下面的石地上。「你有問題嗎？」這是他放開手後的第一句說話，皺著眉頭看着他。他縮一縮肩膀雙手張開，也許是很常見的景象。「我們在哪見過嗎？」他問道。「沒有，但我感到熟悉。」靜默了一會兒，相視而笑著。他告訴著很多村民的經歷和性格，談到日桐，他也是一面幸福。我問了他關於她不喜歡我的事，他說想多了叫我有空和她聊聊天。「就現在吧。」不知道那來的勇氣，很想今天就把事情解決。

他於是跳到前面的房子，我正想下樓梯以正常的道路走到她家。三石卻叫我也從天台跳過去。在天台邊看下去，即是不高也足以折枝甚至死亡。我不要。也是不敢。「村內小孩也能跳過呢。」他並沒有恥笑著，但卻有那種感覺。真的。推到另一邊的邊緣徘徊掙扎了一段時間，助跑着衝到對面，盡力一跳，躍過空隙，到達天台。原來真的不難，越過的只是心裏那障礙。興奮的和三石擊掌，再看看那距離，跳得比想像中遠。

日桐在天台和我們對視著，有點尷尬。她的臉色蒼白無力，三石卻在此時此刻離開天台。他也似乎聽不到我內心吶喊的聲音，回到自己家去。可能是錯覺，空地的聲音消失了，只剩下自己的心跳聲。越來越急促。實在是定不信這樣的感覺，再不說話，會瘋。「你討厭我嗎？」想了很多話，卻都不適合。本想道歉，卻又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事情。只是真的很想弄清楚她的想法，解開誤會，好好相處。她並沒有回答，看着我一語不發。但是我也沒有再多的說話了，之後一直等待她回應。似乎是思考似乎是回憶，她眼神表情一直變化。沒有打擾她，但留意着他那漸漸紅起來的眼框，泛紅的眼睛。再一會兒，淚光閃閃的，沒有哭出聲，任由淚水直流。身上沒有紙巾，也不懂安慰，甚不知道她淚流滿面的原因。很快她冷靜下來了。「你可以聽我說一個故事嗎？」良久，她終於發出聲音。點點頭答應。

「很久以前，有三位小孩子總是在一起玩耍。他們關係很要好，是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兩位女孩甚至會在一起睡覺洗澡。而那男孩也很照顧他們。其中一位女孩喜歡這個男孩子，但那男孩卻喜歡另一位女孩。雖然都是童言無忌，卻在那女孩心中扎了根，這是一條刺一把刀久久不能釋懷。有一次兩個女孩到河邊玩耍，男孩喜歡的她失足掉下更深的地方，女孩子沒有救起她，而是在狠狠推她一把。這是男孩卻出現，跳下去了。後來那掉下河的女孩消失無蹤，男孩也沒有提起這件事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她欲言又止，反問了一句：「如果你是被推下河的女孩會恨朋友嗎？」

「也不算朋友吧，她打算殺死我呀。不過我能理解的，何況沒事就好。如果死了也不能怪她不能追究了。相反活下來也就沒有什麼好追究了。」一本正經地回答著，即使想不通這個故事與她不喜歡我有什麼關係。也許她只是心情不好才會讓我誤以為她討厭我吧。她，感覺還是很善良的。

「那你認為他們可以再做朋友嗎？」「當然。」